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一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

音義我曰匈奴始祖名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音灼

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

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

駃騠徐廣曰北狄駿馬騊駼徐廣曰似馬而青騊駼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

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

力能彎弓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
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

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

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

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

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

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

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漢書曰單于姓寧鞬氏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徐廣曰后

稷之曾孫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

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

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

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

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鄆鄆放逐戎夷

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

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

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

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豐鄠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戎走其後二十有餘

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翟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

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

周襄王

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

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

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為疆

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

徐廣

曰圖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

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

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

諸緄戎翟獯之戎

岐梁山涇漆

之北有義渠大荔

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

烏氏

徐廣曰在

安胸衍之戎

徐廣曰在北地胸音頊于反

而晉北有林胡樓

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

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

各

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

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

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

年趙襄子踰句注

音鉤山名在鴈門

而破并代以臨

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

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

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

守而秦稍替蝨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
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
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
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
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
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
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音傍
白浪反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而置且雲
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

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郤千

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

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置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

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

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

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

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

河徙適丁革反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

至雲陽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
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

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當是之時東胡強而

月氏盛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曰

頭曼韋昭曰音瞞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

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

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

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

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

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

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

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

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韋昭曰矢鏑

飛則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

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

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

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

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

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

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手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

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龍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徐廣

曰在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

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服虔曰音鹿離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

左右骨都侯

骨都異姓大臣

匈奴謂賢曰屠耆

徐廣

曰屠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如左右

作諸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

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

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

獄此三姓其實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

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

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

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

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

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

長什長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

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

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

音帶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課校人畜計其法

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

輒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

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

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

其送死有棺擲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

張華曰匈奴名家曰返落

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

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

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

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

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

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

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

屈射丁靈葛昆昆新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

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

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

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

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

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

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

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

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

徐廣

曰在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

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
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驢馬北
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
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王不相困
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
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
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
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
帝令士比日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

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
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
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
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
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
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
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
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
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

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殺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

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戾難氏徐廣曰音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王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
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
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煌烏孫呼揭音柴及其旁二十
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
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
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
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
也故使郎中係雩反火胡淺奉書請獻橐他
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

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

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書至漢

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

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

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

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

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

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

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
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
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
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
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
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
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
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

襦

徐廣曰本無袷

錦袷袍各一比余一

徐廣曰或作疏比也

黃金

飾具帶一

漢書言義曰要中大帶

黃金胥紕一

徐廣曰或作屨毗而無一字

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匹使

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

死子稽粥立號曰老土單于老上稽粥單

于初立

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

孝文皇帝復遣宗

室女公主為單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

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

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

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
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
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
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
矣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
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
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
酪之便美也音都奉反於是說教單于左
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

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
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
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
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
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
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
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
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
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

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穹廬音其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志則人習鎡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

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佯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音謀利口也而佔佔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復着冠固何當所益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

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

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麓也音若靡監之監則候秋孰以騎

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

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

萬騎入朝邠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

封爲鉞侯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白丁反

安使竒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

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

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

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遯爲北

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

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重赤爲前將軍大

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欒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

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

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

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

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

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
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
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
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
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
聞滌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
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
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

馬世世昌樂闡然更始

徐廣曰闡音
掄安定意也朕甚嘉

之聖人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
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
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
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絺
薛絮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
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
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

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
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
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
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
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
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送
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
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
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

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
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
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
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
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

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

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

軍臣單于立四歲

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

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

大入上郡雲中各二萬騎所殺略甚衆而

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
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
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
及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
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
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
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
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
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

公主如故約忠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
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
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
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音干蘭于蘭犯禁私出物也
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
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
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
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
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
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
謀單于得欲殺之

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

尉史乃告

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
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
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
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
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
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

韓長儒傳曰恢

殺自

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

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
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
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
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
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
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
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
歸漢因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

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

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

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

亦棄上谷之什音辟縣漢書音義曰言造陽

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

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

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

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

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

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

史傳五十一
三十一
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

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

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

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

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

軍三千餘騎

徐廣曰合有三千耳

右將軍建得以身脫

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

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

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
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

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

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

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

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

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

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

天金人

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從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

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

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

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

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

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

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

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

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

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

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

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
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
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
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
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
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
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
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

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
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
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
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
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
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
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
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
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

北至聞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

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

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彘王

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

其眾而右谷彘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

谷彘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

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

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

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是後匈奴遠遁

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

居徐廣曰在金城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

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

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

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

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

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

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

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

敬於單于單于聞敬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

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

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

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

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

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

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客官也問所使郭吉禮卑言

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

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

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

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三匿於幕北寒苦
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
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
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
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
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
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
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
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

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
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
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翁主
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
廣田至胘雷為塞

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

而匈奴

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
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
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
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

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
 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
 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
 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
 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
 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
 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
 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
 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

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
 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
 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
 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
 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
 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

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

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

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于

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詹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

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

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

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

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

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

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

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

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

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

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

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

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

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

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

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

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

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

响音鈎又音呼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

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朐

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

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

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

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
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

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
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
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
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
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
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

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

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
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
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
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
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
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
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

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敖出西河
與強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毋所得又使
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
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
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
遂没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
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
兵十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
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

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

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

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

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

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

擊胡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

得因杆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

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

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權徐廣曰微音皎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詩云彼已之子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波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

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匈奴列傳第五十

左迪功郎充無為軍軍學教授潘且按對
右承直郎充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石蒙止監雕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

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生青青同母

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

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故冒姓

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

為衛媪媪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

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

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

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皆奴畜之不以爲兄

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張晏

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

人奴之生得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

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

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

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年季須

坐姦自殺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

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

大長公主執囚主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

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

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

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

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

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

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

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

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

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
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
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
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
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
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
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
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

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
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
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
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
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
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
謀藉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
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
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

西河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

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

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絕梓領梁

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

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評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

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

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鴈門

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

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

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

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組為彊弩

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

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

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

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

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

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

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
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
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
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車
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
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
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
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
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千侯青固謝曰

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
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
臣青子在疆祿中未有勤勞一幸列地封
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
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志
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
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
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
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庚至

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傳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郊侯廣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郊侯廣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

口郊宜作苑首匹孝反

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

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季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二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

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
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
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
將軍問其罪正閔張晏曰正軍
正也閔名也長史安議郎
周霸等徐廣曰
儒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
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
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
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百
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

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
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
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
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
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見為人臣不敢
專權不乃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
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
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
安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
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
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

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
與壯士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
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
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一十八
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
張晏曰藉若胡侯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
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
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
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

今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
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
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
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
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
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
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
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
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

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
 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
 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
 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將萬
 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
 踰烏盭漢書音義曰音及山名也討遼濮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
 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懾者弗取文穎曰翼恐懼也
 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
 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

名也殺者殺之而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執渾邪王

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

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主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

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

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

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

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

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

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
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
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
騎將軍踰居延張安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攻祁
連山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以眾降者二千五
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
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
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
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

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濼濮王捕
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
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
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
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為號校尉句王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為
號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
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
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
封為渾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

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

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

文穎曰胡王名

為下麾侯鷹庇

徐廣曰一

云篇 為煇渠侯禽黎為河綦侯 徐廣曰禽一作鳥 大

當戶銅離 徐廣曰一作稠離也 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

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

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

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 晉灼曰獍

音欺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

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

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

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

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

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

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

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

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

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

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

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

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
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
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
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
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
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
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
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
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中

蓋謂之武剛車也

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

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
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
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
于遂乘六驢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
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
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
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還
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還一作黎不得單于頗捕斬首

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寘音田得匈

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

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

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

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

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

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

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

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

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

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

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

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

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

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駟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

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以誅北車耆

晉灼曰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

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

等三人

徐廣曰王一作藉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

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

張晏

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

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

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

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

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

期從至檣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

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

山

徐廣曰一作衛山

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

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

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

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

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

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

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

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

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

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

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

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

大司馬之號也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

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

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

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

有氣敢任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

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

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

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

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

曰穿地為營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

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

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

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

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柝侯

蘇林曰景武謚也相廣地謚也張晏曰蓋法布義行剛曰景闢土服遠曰相子嬪代侯

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千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列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

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

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郊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

無功後八歲

徐廣曰太初二年

以太僕為丞相封萬

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

侯為丞相坐子劾聲與陽石公主姦

徐廣曰陽

石一云德邑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邳人

服虔曰邳音室

事景帝至武帝立

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

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

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

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

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
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
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
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
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
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
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

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
軍有功封為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
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
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相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
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
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

出定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

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斬捕首虜十一萬餘

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

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

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六人而後為將

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

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

徐廣曰元初二年擊

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没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六年漢元元亡歸涉四年後坐巫

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

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
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
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
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
此意其為將如此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
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
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
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
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
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廼病免歸元
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
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

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
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
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
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
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
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竒多聞常稱以
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
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
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

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

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

徐廣

曰一云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

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

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

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

上言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

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

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

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
益厚遇之元朝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
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
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
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
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
才非不能得一
也以為不可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
不敢逆上耳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
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
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

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
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
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
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
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
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
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
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
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

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駟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弘為

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

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

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子

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

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

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

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

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

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

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

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

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

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

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

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

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

日年八十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

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子長短縱橫之術晚

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

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

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

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

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

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關車徒

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

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

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

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使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餘

曰鹹鹵 璜曰其地多 作斤 鹹鹵 水澤又有鹵 不生五穀然後發天

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

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 穀就戰是也起於東腫徐廣曰腫 在東萊音

緹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

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

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

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寧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

故尉佗章邯得以

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
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
今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
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
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
秦之末世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
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
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

起窮巷奮棘矜

矜音勤

偏袒大呼而天下從

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
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
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
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
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
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
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

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
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
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
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
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
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
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
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
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

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
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
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
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
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
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
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
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
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

史傳五十二
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
宿寡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
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
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
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
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
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
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
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

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
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
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
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
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
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
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
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
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

告朔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
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
鑄以為鍾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
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
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
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
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為智
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
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

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
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
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
御史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
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
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
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
餘年丁男被甲一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
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

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
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
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
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
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
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
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
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
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越

略滅州

如淳曰東夷也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籠

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
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
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
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
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
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
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
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

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度

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旁脅諸

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

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

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

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

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

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

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他史史記本皆

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於是上

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

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

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

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

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

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

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

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

史傳五十一 十四
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

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

豪桀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
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
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
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

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
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
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
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
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
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
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
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
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

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
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
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
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
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
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
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
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
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

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
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
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
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
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
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
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
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
收者唯獨汶孔車

徐廣曰孔車汶人也沛有汶縣

收葬之天

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

興八十餘年矣

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

上方鄉文

學招俊又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

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

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

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

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

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

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相霸

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

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

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

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

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

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

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

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

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
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
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
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
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
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
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
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
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
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

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
半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
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
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
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
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
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
書朕親臨拜焉

斑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

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

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鳴鶴之志也

遠迹羊豕之間

章昭曰遠謂耕牧在於

遠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君若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白磾出於降虜方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

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馮異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
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
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
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
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
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平津侯主父列傳卷第五十二